

曾經，我也想過站上舞台，和鋼琴一起發光發熱，但現在，那最初的夢想，卻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……

「他不是那個天才小神童沐夏嗎！」

「他彈琴都不帶感情欸！但是比賽超級厲害的！」

「我知道啦！他是父親為了打開知名度的『物品』，嘻嘻！」

……

我身在一個音樂世家，媽媽是歌唱家，爸爸是鋼琴家，祖父母則是赫赫有名的指揮，從小，鋼琴是玩具，也是家人，小時候對鋼琴家充滿憧憬，爸爸是我的偶像，期待有一天也能和他一樣，不需要言語，就能把情緒表露無遺，手指與琴鍵起舞，傾瀉而出的旋律撼動人心，留下動人心魄的震撼，但憧憬就是憧憬……

五歲那年，我開始接觸鋼琴，才聽了一遍的童謠馬上能精準的彈出來，被認定是神童，也因為這樣，我失去了自由，每天接受專業的訓練，生活僅剩單調的黑白。

「節奏怎麼又錯了？打氣節拍器，再十次」

「錯音！都一個上午了還犯同樣的錯！」

「踏板踏板踏板！還發呆？需不需要幫你提神？音階十次？」

每天只有嚴厲的苛責，音樂成了束縛，我一步一步走在細如絲的鋼索上，未來好長，前途霧茫茫的，一個失足便會不小心掉入萬丈深淵，周圍是冷眼旁觀的第三者，風涼話從他們嘴裡吐出，淹沒了僅存的自信，黑白的監獄囚禁著渴望自由的靈魂，因為音樂，朋友們離我而去，我離他們好遠好遠，成了一個孤僻的小孩，大家在外面沐浴著陽光，剩我一個人坐在琴房練著鋼琴，準備比賽。

終於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十歲那年我在二年一次的兒童鋼琴大賽中拿到第一名，並且因熟稔的技術一舉成名，「爸，你看！我拿到獎金和獎狀了！」「怎麼只把目標放在這場比賽？以後還有很多很多第一名等你去搶呢！」冰冷的話澆熄了我對鋼琴的興趣，從那之後，練琴不再為了自己，為了爸爸，接二連三的採訪被一一回絕，我被媒體灌上了隱居莫札特的稱號，「除了練琴什麼都不會！」

「宅男！」「人類演奏機！」……網友惡言相向，難聽的話如泉湧般襲捲而來，我卻只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，「你練琴就好，其他我來處理。」於是，爸爸開始一一回覆那一張張匿名的嘴，夜以繼日，甚至忘了生病的妻子，讓媽媽倒在空無一人的病房，阿！媽媽是因我而死的呀，已經一個多月沒見面了，最後一句話也沒能好好的說，她牽掛著我們：「你也別太怪你把！他望子成龍，求好心切，等你長大你就會感謝他了！」而我選擇了沉默……

媽媽逝世了，爸爸開始酗酒，並且一次找了好幾個女朋友，「爸……你不要媽媽了嗎？」「吵死了！小孩子懂什麼？最好的療傷方式就是開始下一段戀情你不知道嗎！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別插手，去練你的琴去。」

唉……又是練琴，它奪走了媽媽，又害了爸爸，都是我……

望著爛醉如泥的爸爸，無數的不願意只能吞下肚，好希望能趕快長大，離開這個用血緣關係構成的家。

五年級的孩子本該給人快快樂樂，無憂無慮的感覺，班上的同學能因為一件小事便忘掉所有煩惱，但是在我眼裡，他們好傻，這份快樂能維持多久？一分鐘？一小時？一整天？對我來說，快樂僅存在比賽勝利的那瞬間，轉瞬煙消雲散，崩壞的童年埋沒了我原本樂觀的性格，剩下黑色的鬱鬱寡歡。

那一夜，爸爸又宿醉了，但是和平常有點不太一樣。

「欸欸沐夏！你爸爸又醉倒在路邊了！快跟我一起去把他帶回來！」一回到家，爸爸便坐在沙發上開始自言自語，說了一整天發生的事情，我不想打擾到他，便從沙發後面悄悄溜回房間「連你也瞧不起我嗎！」「嗯？不是的，我只是.....」爸爸手中的酒瓶連著半瓶酒朝我砸來，我來不及閃躲，「碰」，瓶子不偏不倚的打中後腦勺，玻璃碎片在身後飛散，一陣暈眩襲來，鮮血從張口汨汨流出，一瓶又一瓶砸在身旁的牆上，「哼！你這小子，怕了吧？你爸我很強的！。他冷笑著朝我拳打腳踢，淚和回憶糊成一片，我，要死了嗎？意識漸漸模糊，接著，我看到了媽媽，在那邊！那道光裡！「媽！」我伸出手，她卻化成移到流星消逝在光等中.....

我的鋼索，走歪了。

這個世界好安靜，安靜得好詭異。

睜開眼，心電圖隨著呼吸起起伏伏，醫生護士匆匆趕來，他們好像在說著什麼，「請問.....」奇怪？「請問.....」咦？我聽不到自己的聲音。

他們一臉沉重的走了過來，拿起一張紙，帳面寫著，你以後聽不到了。我聽不到了？以後聽不到了？再也聽不到了？

眼淚像潰堤的水壩，止不住的流淌著，這不僅意味著被強迫放棄音樂之路，還有，我成了大家眼中講話愛理不理的「怪人」。

網友們依然不肯放過我。

「唉天才也沒落了呢！」

「我就知道他撐不久的！誰叫他是『人類演奏機』呢？」

「今天在路上遇到一個人，仔細一看原來是我們失聰的沐夏呀哈哈！」

我一直一直逃避著，好像只要不回想，那天就只是個惡夢一樣，好長、好長的夢。

直到那天，她出現了。

那是一個趕場遲到的早晨，匆匆跑過人來人往的街道，一不小心撞到一個嬌小的身影，她沒站穩，手上的東西灑落了一地，深紫色的琴殼微微震動，拉鍊碰撞，我趕緊幫她撿起地上的書本，「謝謝你！」她笑了，他上下打量了我，我讀著他的唇語，不斷鞠躬道歉，她拿出名片，開始比起手語，「我是啟聰學校的音樂老師，你有空可以來我們學校參觀！我先去上課了，Byebye！」，與她的相遇激起了心中淺淺的漣漪，與音樂的記憶一一被解鎖，好想.....再聽一次鋼

琴的聲音.....再親手演奏一曲，為了自己。

猶豫了好久，終於決定，我要去找她！

好不容易熬到了暑假，我循著地址找到了那間啟聰學校，我拿出名片，「喔喔你要找音樂老師啊！出這裡後右轉，最大間的教室就是了。」讀著警衛的手語，我朝前走去，這個校園並不大，兩旁是優雅紫微花，艷麗了校旁的小道，穿過盛開的精靈，音樂教室映入眼簾，她綁了馬尾，坐在教室裏彈琴，台下是一群學生吹著直笛，雖然聽不見，但是那溫馨的感覺卻從教室溢出，原來聽不見，也可以活在有音樂的世界！

「我們下課吧！暑假開始了，把握時間喔，作息要規律！」她熟練的比著手語，大家順從的點點頭，收起樂器，往校門口的方向走，老師似乎注意到了我，示意我走進去。

「是那天那個敢遲到的男孩子呀，你長高了呢！幾個禮拜不見，感覺變成大男孩了呢！」我搖搖頭，「你是不是那個鋼琴神童沐夏！剛好這是音樂教室，這台鋼琴你彈彈看！」我點點頭又搖搖頭，我不行的.....聽不見了，什麼都沒有，看著她笑盈盈的臉，熟練的手語，不可以，我不能在這時候得意忘形.....

我顫抖著輕輕地按下琴鍵，沒有聲音，琴弦震動了一下，這個鍵，本來是中央 Do，現在剩下琴鍵沉默的往下沈，沒有音色，沒有音高.....我害怕的縮回了手，這.....這不是我認識的鋼琴！眼淚不聽使喚的流了出來，我縮回手，卻被老師輕輕按住。

「聽不到聲音了，是不是就能不被琴聲束縛呢？你可以試著找找看自己的音色，沒有聲音，可以用想像的呀！」她溫柔

這句話像一滴清澈的水滴，滴進我被強迫灌滿灰黑色的心扉，接著，擴散。

我在琴椅上坐了下來，開始憑著記憶彈起月光奏鳴曲，緩緩的，琴鍵起伏伏，想像——我漫步在樹林裏，從枝葉間傾瀉下的皎潔月光，柔柔地灑在草地上，悄悄、緩緩、輕輕，耳朵還是聽不到琴聲，那就不用想像的，想像音樂的美好，想像音色的獨特.....

再次，我陷入了當初對鋼琴家的憧憬。

「很好阿！看來你真的是莫札特轉世！」老師笑了，這生中我看過最燦爛的笑容，記憶以來，爸爸沒有這樣真正鼓勵的笑過，除了對著源源不絕的記者笑得很虛榮以外，其他時候都板起臉盯著我練鋼琴，「玉不琢不成器！」，我被交付贏得比賽的任務，機械式的練琴，機械式的贏得比賽，這次被稱讚，我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「沒...沒有啦...」我比著生疏的手語，「以後我們可以合奏！老師拉大提琴，沐夏彈鋼琴，我們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，把我們想要的感覺傳遞給大家！」她牽起我的手，「老師是認真的喔！要不要先從我們校內做起？在八月中旬有一場合奏會，你要不要來彈鋼琴？」我有點不知所措，「那不搖頭老師就當你同意了喔！我們可以合奏小星星變奏曲！雖然可能不是很難但是平易近人，大家都聽得懂。」我遲疑了一下，但沒有搖頭。

「好了，今天先這樣吧，以後要每天跟老師一起練習喔！沐夏離這裡應該不會太遠吧？不然老師也可以去你家練合奏喔！」我們一起走出教室，淺紫色的花瓣飄落，優雅的隨風起舞，時不時傳來陣陣撲鼻的清香，「來我家吧！用那裡的鋼琴練習。」我的手語雖然生疏，但還不至於完全不能溝通「好呀！從明天開始喔。」在老師名片的背面寫下了地址再遞給她，她又笑了，「哎呀這不是我家對街那邊嗎？那我們以後方便了，過個馬路就可的練合奏，鄰居有的聽啦！」我們用手語聊了好久，一直到手酸了，才在十字路口分道揚鑣。

「約定好喔！跟我一起上台，然後一起到處表演！」雖然是手語，但我彷彿感覺到聲音再次回到我的世界，老師的聲音，暖暖的流竄在心裡，讓夢想萌芽。

「這個音可以長一點喔！琴鍵押久一點，像這樣——」

「我們這邊節奏是錯開的，再一次吧！下一次會更好。」

老師一次又一次耐心教導，我學會用餘光跟著她的速度來合奏，慢慢的，雖然世界依然寂靜無聲，但我的心中卻充滿快樂的旋律，慢慢的不再錯開，鋼琴和大提琴合而為一，和諧的練習著.....

一天又一天練習，終於，表演這天到了。

「今天我們來了一位特別來賓！雖然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，但是他彈鋼琴很厲害喔！等一下表演要開始了，大家要認真看完每一位表演者的演出喔！」老師拿著麥克風講著，旁邊的手語翻譯慌慌張張的比著凌亂的手語，看來啊有人比我更緊張呢！

「第一位表演者帶來小提琴獨奏——天鵝湖！」

「第二位帶來的曲子是柴可夫斯基.....」

「第三位是很特別的表演喔.....」

接下來，輪到我跟老師的合奏了。

不知是不是太久沒有上場，心跳得好快，之前有這麼緊張嗎？不記得了，算了不管了！今天，我要表現到最好。

「最後我們的壓軸！由幽霜老師和沐夏帶來大提琴和鋼琴的合奏，小星星變奏曲！」

我從後台走出，台下一雙雙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們看，大家都跟一樣啊，是用心在聽音樂，而不是耳朵，那些眼裡流露出的真誠堅定了我徬徨的心，他們做得到，我也可以。

但接觸到琴鍵，當初只為了比賽練琴的空虛感覺襲捲而來，淹沒了之前練習的成果，我越彈越快，越彈越快，加速，忘記了感情，忘記了老師只記得，爸爸，「你的存在，就是為了贏得比賽，只要不小心掉落到第二名，那你就成了頭號輸家，沒有意義！」我停了下來，老師也隨著我終止了演奏，大家都看著我淚如泉湧，一時之間，不知所措的氣氛瀰漫了大廳，只見老師放下弓，「再一次！這裡是，你的舞台！」嗯.....再一次，再一次！我想要證明、不，我要證明，

他們可以，我也一樣可以！

於是，演奏再次開始了，我決定放下以前的記憶，專注在這一次，用我所有的想像，所有的感情，完成和老師的約定，「一起上台喔！」完美的上台，而不是半途而廢，虎頭蛇尾。

終於，大家用掌聲位置這不完美卻不留遺憾的發表會謝幕，聽不見，卻看得見的情感，正在膨脹，溫馨的感覺湧上心頭，我再次熱淚盈眶，不是因為感傷，這次竟然是因為，幸福。

「很棒喔，沐夏有接下去！」

老師從身後走來，她笑著站在我身旁。

「老師...我還想要再一次！」我也笑了「再一次和老師一起上台表演！還是這首曲子，下一次會更好。」

「好呀，但是下一次的規模可能就比較大了喔！下次老師的表演是在政府的音樂節。」

「我真的可以在那麼正式的場合表演嗎？這次的表現也有點失常.....」

「你一定可以的！再次接受鋼琴的感覺很棒吧！有時候啊我們正在朝夢想前進，只是沒發現而已，對吧！」

我點了點頭，「那之後也在我家練習喔！」

「我們的沐夏真的長大了呢！懂得自己抓住表演的機會了！」

「那是老師教我的阿，沒有聲音就用想像的，機會要自己製造！」

「好——那我們明天就開始練習吧！一寸光陰一寸金。」

把時間灌注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，那種快樂不只一分鐘，不只一小時，不只一天，那是一種只要回想起來，就能一直快樂的回憶。

轉眼，到和老師約定的第二場表演的日子了。

「沐夏，準備好了嗎？」老師穿著一襲白色的長裙，剪了俐落的短髮。

「好了！這次準備的更好了！」

我們從舞台的側面走出，這是我們的舞台，夢想是一個給未來的約定，而非一個給今天的藉口，勇敢，逐夢！